

主编 卫茂平 副主编 胡一帆

外教社文学名著便览系列

德语 文学名著便览



*A Guide to the
Masterpieces in
German Literature*



德语

文学名著便览

A Guide to the Masterpieces in German Literature

主 编 卫茂平

副主编 胡一帆

编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卫茂平 毕文毅 吕樱奇

别柯兵 胡一帆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语文学名著便览 / 卫茂平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外教社文学名著便览系列)

ISBN 978-7-5446-4062-6

I. ①德… II. ①卫… III. ①文学欣赏—德国

IV. ①I51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3529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陈 懋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5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39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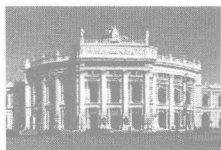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062-6 / I · 0292

定 价: 27.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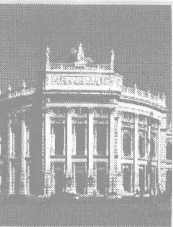
文学名著
德语
选读

前言

由于民族、语言、历史及地理环境等原因，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文学在文学史写作中常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本书的叙述也将遵循这一惯例。

一 1945年前的德语文学

古代日耳曼人的口头文学没有留下书面记录。8世纪下半叶起，基督教传入日耳曼人居住区，僧侣用古德语译述宗教文献，写文学作品，因此序幕初揭的是僧侣文学。流传至今最早的文献是9世纪初由僧侣笔录的英雄赞歌《希尔德布兰特之歌》。10世纪初，基督教地位日趋稳固，僧侣们抛开古德语，转而用拉丁文写作，德语文学一度中断，达150年之久。11世纪中叶，法国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波及日耳曼民族，诅咒人生、崇尚苦行的宗教文学盛极一时。此后，社会经济的变化、十字军东征等促使骑士阶层形成。12世纪下半叶，反对宗教苦行、追求世俗欢乐的骑士文学代之而起。它以歌颂骑士荣誉及美德的宫廷史诗和咏唱骑士崇拜、矢忠于贵妇人的爱情诗为主要形式，一反宗教文学的模式，以贵族妇女代替上帝作为文学偶像。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约产生于1198—1204年间，以民族大迁徙中一系列悲剧性冲突为背景，高扬豪爽仗义的骑士精神，同时



凸显出当时社会的权力财富之争和习俗礼仪特点，堪称德国中世纪文学的杰作，有“德国的《伊利亚特》”之誉。骑士文学以民族语打破了拉丁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尤为后人所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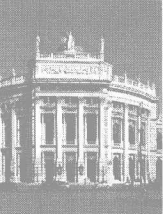
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骑士文学随着骑士阶层的没落而式微。城市的兴起使早期市民文学萌生，《阿米斯牧师笑话集》（1230）是这一文学的先兆。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初，席卷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引发了德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胡腾（1488—1523）等人的《蒙昧者书简》（1515—1517）提倡人性、人权和个性自由，是批判封建和宗教愚昧的檄文。呈现市民阶级情趣的市民文学繁盛，民间笑话《愚人船》（1494）、民间故事《梯尔·欧伦斯皮格尔》（1515）和《约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1578）等尤属精品。由诗人萨克斯（1494—1576）发展并完善的工匠歌曲（一种由手工业歌手演唱的民间歌曲）和斋戒节戏（取材于民间生活，以讽喻时人弱点为题旨的戏剧）为市民喜闻乐见。体裁多样的市民文学诙谐幽默，兼具娱乐和教育功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圣经》德译（1522—1534）也是文艺复兴运动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文化的产物，对构建统一的德语贡献尤巨。

历经16世纪农民战争和17世纪前期的30年战争后，德国境内语言混杂，文学凋零。市民文学一味模仿国外，玩弄形式被称为“巴洛克”风格。一些学者立志维护和振兴民族语言文学。诗人奥皮茨（1597—1639）的《德国诗论》（1624），反对滥用外来词汇，提倡文学的标准和社会职责。诗人、剧作家格吕菲乌斯（1616—1664）的作品描写战争造成的创伤，艺术上渐臻完美。格里美豪森（约1622—1676）的流浪汉小说《痴儿西木传》（1669），通过一儿童周游世界的经历，针砭时弊，堪称17世纪德语文学的范例。

18世纪的文化教育中心由宫廷移到城市，以理智为衡量标准、以道德教育为艺术基本目的的启蒙运动文学呱呱坠地。文学理论家、作家戈特舍德（1700—1760）以其《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有开拓之功。小说家维兰德（1733—1813）的《阿迦通的故事》（1766）、莱辛（1729—1781）的《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各自开教育小说和市民悲剧之先河。莱辛还以文学理论著作《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线》（1766）和《汉堡剧评》（1767—1769）分别对造型艺术与诗歌艺术的区别以及现实主义戏剧理论进行阐述，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都使德国步入成就斐然的新阶段，故他堪称“德国近代文学之父”。

18世纪70年代，大体肇始于赫尔德（1744—1803）文艺思想的狂飙突进运动突兀而起。其代表人物重视自然，认为自然是一切生命和创造的源泉；崇尚天才，以为天才是个人完美的体现，试图挣脱一切束缚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羁绊，以满腔热情向着中世纪以来的整个思想负担发起冲击。歌德（1749—1832）的剧作《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1773）实为这一运动的先驱。其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以一出个人恋爱悲剧，倾吐了一代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心声，问世后名扬欧洲文坛，为德国文学争得与其他主要国家文学成鼎足之势的地位。席勒（1759—1805）饱含反抗激情的剧本《强盗》（1781）和控诉封建等级观念与统治者罪恶的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达到这一运动的高峰。

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德国文学界反响不一。歌德和席勒反对暴力，力主宽容和妥协，视古希腊艺术的和谐明快为理想境界，写出《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78—1796）、《浮士德》（第一部）（1808）和《华伦斯坦》（1800）等著作。其中《威廉·迈斯特》寄寓了作者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和教育主张，是德国教育小说



的楷模。《浮士德》讲知识分子不懈地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表露出一一种永远奋发向上的“浮士德精神”。以施莱格尔兄弟、蒂克（1773—1853）和诺瓦利斯（1772—1801）等

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偏于怀古遁世。同属浪漫派的格林兄弟标举民间文学，以他们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为德语文学缀添了一朵奇葩。克莱斯特（1777—1811）和霍夫曼（1776—1822）也是浪漫派的大家，不过，前者的《破瓮记》（1811）和后者的《小查克斯》（1819）也为现实主义文学所见重。霍夫曼的作品更以情节离奇著称文坛，日后受到不少欧美作家的厚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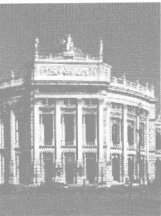
在法国七月革命的冲击下，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思潮崛起。以伯尔纳（1786—1837）为首的“青年德意志”作家对封建道德观念和反动社会制度视若寇仇，鼓吹平等自由和国家统一，要求社会变革，文学创作中倡言面向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由此同耽于理想的古典主义和躲避现实的浪漫主义针锋相对。诗人海涅（1797—1856）和戏剧家毕希纳（1813—1837）尤其受人倚重。前者的长篇政治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笔锋锐利，对当时德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讽刺揭露，后者的悲剧《沃伊采克》（1836）同样饱含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怆痛。

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一些作家渐渐游离现实。施笃姆（1817—1888）的小说《茵梦湖》（1850）感人深切，带有避世的温情色彩。海泽（1830—1914）的作品语言优美，情节感人，尤其在中篇小说创作与理论方面属同时代人中翘楚。瑞士作家凯勒（1819—1890）的小说《绿衣亨利》（1854）、《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856）更近现实，观察深透，描写细腻，堪称佳作。他本人也因此被戴上“瑞士的歌德”这一花环。

19世纪末，冯塔纳（1819—1898）的小说《艾菲·布里斯特》（1895）以贵族女子艾菲的婚姻为题材，暴露上流社会的道德虚伪，足称现实主义文学的显目碑碣。

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文学创作中盛行以针砭社会黑暗为中心主题、以精确地重现当时社会为艺术手段的自然主义。豪普特曼（1862—1946）的剧作《日出之前》（1889），通过一出爱情悲剧声讨资本家的道德败坏以及对工人的残酷压榨，是德国自然主义文学的范本。世纪转折时期，在起伏多变的政治艺术情绪作用下，遁入神秘世界的新浪漫主义，追寻古典形式的新古典主义，热衷于表达瞬间印象与感觉的印象主义，藏身于象牙之塔唯美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走马灯似地联袂登场。奥地利作家卡夫卡（1883—1924）用离奇怪诞的情节和扭曲对象外部形态的手法写作，示人以孑然无助的个体在无形无名、然而无时不在的异己力量压迫下的绝望抗争，被人奉为表现主义文学的大师，尽管其作品没有丝毫此类文学憧憬“新人”、呼唤革命等特征。之后，他更被视为现代派文学的偶像，以他领衔的德语文学继狂飙突进、浪漫主义之后又在表现主义文学阶段不傍门户地自成一派。德国诗人格奥尔格（1868—1933）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1926）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诗歌的语言乃至音韵中刻意追求意象和寓意，树起德语象征主义文学的大旗。同时，托马斯·曼（1875—1955）以其通过一个家庭的盛衰表现社会风貌的《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以一个疗养院为背景展示当时各种流行思潮的“时代小说”——《魔山》（1924），海因里希·曼（1871—1950）以其讽刺人性卑微和残忍的小说《臣仆》（1918），黑塞（1877—1962）以其控诉旧有教育制度的小说《轮下》（1906）都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非凡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战文学崛起。雷马克（1898—



1970)的《西线无战事》(1929)和奥地利作家茨威格(1881—1942)摒弃兵戎的作品饮誉世界。俄国十月革命后,德国无产阶级文学勃兴,出现了诗人贝歇尔(1891—1958)、剧作

家沃尔夫(1888—1953)等倾向革命的作家。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进步作家流亡国外,反法西斯主义的“流亡文学”应运而生。西格斯(1900—1983)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1942)是流亡文学的一部传世佳作。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作家留在国内,情势所迫,进行所谓的“内心流亡”,其中有本恩(1886—1956)和容格尔(1895—1998)。他们虽未与法西斯同流合污,但行动中或多或少对法西斯政权表示某种或一度的认可,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时而也与法西斯主义有些许合拍处,常遭后人訾议。所以,更多的批评家仅把诸如胡赫(1864—1947)、巴拉赫(1870—1938)这样同法西斯思想泾渭分明的作家归入内心流亡作家。正因为他们公开反对纳粹,才导致无法在国内发表作品,比如巴拉赫,无奈中只能把自己的文字埋入花园。

二 1945年至两德统一前的联邦德国文学

二战后不久至1990年,德国一分为二,其文学分作联邦德国文学和民主德国文学。出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德语文学与联邦德国文学关系更近。

战后联邦德国文坛荒芜,被喻为“伐尽的林区”。黑塞(已于1923年入瑞士籍)倾力在东西方宗教和哲学中寻求理想世界的小说《玻璃球游戏》(1943),托马斯·曼指陈法西斯的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以及诸如内心流亡作家盖朗瑟(1899—1950)和卡扎克

(1896—1966)等人的作品打破沉寂。后起但在振衰救弊中唱主角的是一些身历战乱的年轻作家所创作的“废墟文学”。在弭兵弭患的同时，作品中时常流露出对历史和现实的迷惘，作品人物常常孤独无助，前途渺茫，博尔歇特(1921—1947)的剧作《在门外》(1947)可为例证。剧中主人公身负战争的创伤重返家园，父母双亡，妻子离异，他独自一人，孑立门外。1947年底由里希特(1908—1993)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包括奥地利和瑞士德语作家在内的文学团体“四七社”，旨在建立面向民主自由的新文学，逐渐成为德国西部文学的中心。

5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社会病态为人注意。克彭(1906—1996)的小说《草中鸽》(1951)抨击纳粹的复活，格拉斯(1927—2015)的小说《铁皮鼓》(1959)借一侏儒尽显常人难以察觉的历史与现实，荒诞下透出真实。诗人艾希(1907—1972)的广播剧《梦》(1953)惊醒沉湎于舒适安逸的人们留心骚动不安的世界。荒诞的情节在荒诞派戏剧中表现尤甚：瑞士德语作家弗里施(1911—1991)在他的剧作中不仅安排拿破仑、哥伦布、唐璜等历史与文学人物同台表演，而且让埃及女王与中国皇帝调情；另一位瑞士作家迪伦马特(1921—1990)的剧作《物理学家》(1962)上演在一家疯人院中，自称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在那里大开杀戒。

进入60年代后，文学，特别是戏剧和诗歌创作中政治气氛渐趋浓烈，越南战争以及60年代后期的大学生运动对此推波助澜。德裔瑞典作家魏斯(1916—1982)的剧作《调查》(1965)分别指责教皇对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姑息迁就和探究法西斯主义滋生的社会原因。小说家棱茨(1926—2014)则有长篇小说《德语课》(1968)问世，他以亲身体验描述工厂企业的劳动生活，极富社会批判性。1961年，一些工人作家还建立了自己的文学组



织“六一社”，属联邦德国文坛大事。

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中叶后，不少作家从喧嚣的外部世界折回主观世界反思，表现主体感受的传记和日记体小说极一时之盛。如果说70年代至80年代文学创作的特征是反视自身，是所谓的“新主体性”，那么在80年代的文坛上能观察到一种另辟蹊径即打破自我界限的尝试，因为人们感到，文学的表达能力不应该局限在“真实性”和“自我性”上。这种创作角度的转变或视野的扩展尤其彰显在魏斯的三卷本鸿篇巨制《抵抗的美学》（1975—1981）中。小说是一部虚构的传记，但叙述者几乎不提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是向读者介绍种种历史事件，评论件件艺术作品。这部“理想自传”着意的不是美化个人生活，而是构建一种虚幻的政治和艺术的组合，提出一种反传统的“反抗美学”。作者意欲用“虚构性”冲击所谓的“真实性”，因此赋予作品一种挑战意义。

70年代的不少自传体作品出自女作家之手。由此观之，倏然反正的努力来自一些女作家，并非偶然。克罗瑙尔（1940— ）在1983至1990年间曾用心写下这样三部小说：《丽塔·明斯特》（1983）、《骑马射手》（1986）、《枕中女人》（1990）。其主人公及其内心世界并非作家感兴趣的对象，仅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媒介。在上述第一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伴着叙述的展开渐趋明朗；在第二部小说中则相反，起先明晰的人物形象逐渐模糊；在第三部小说中，叙述主体的我始终隐身在情节发展之后。这种创作方式的变化以及超越主体、重新组合经验世界的努力，也见于诗歌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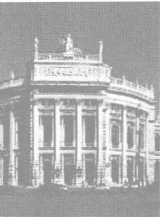
三 1945年至两德统一前的民主德国文学

德国东部文学初期的先锋和中坚由流亡回国的一些进

步作家组成，揭露法西斯暴虐、歌颂人民斗争是战后初年文学创作的主题。西格斯的小说《死者青春常在》（1949）展开德国1918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约30年的历史画卷，重现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阿皮茨（1900—1979）的小说《赤手斗群狼》（1958）叙述一群战俘奋不顾身地救护一名犹太儿童，说明人民终将战胜法西斯的道理。社会主义建设铺开，50年代起风行反映社会变革的“建设文学”。施特里特马特（1912—1994）以小说《丁柯》（1954）讲述工厂和农村的建设事业及社会变迁。素以看重历史和异国题材而闻名的布莱希特（1898—1956）也领导其柏林剧团上演施特里特马特的《猫儿沟》（1954）等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布莱希特倡导一种与以情节的戏剧性冲突引起观众感情共鸣的“封闭式”戏剧不同的“开放式”戏剧，其主要方法是在叙事体戏剧中以评论性的插话、旁白甚至歌曲等使戏剧情节陌生化，旨在使观众由被动转为主动，面对舞台得出自己的结论。借助于这种对传统戏剧理论及表演手法的变革，他创立了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的“布莱希特体系”。

60年代初，得名于女作家赖曼（1933—1973）的小说《生活的归宿》（1961）的“归宿文学”独领风骚。它注重勾画青年一代适应新环境、新秩序的过程，与传统的教育小说相似。1961年柏林墙一夜突起，给文学创作带来新的题材。女作家沃尔夫（1929—2011）的小说《分裂的天空》（1963）以一个爱情故事为框架，状写德国分裂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在50年代以来的作品中卓尔不群。另外，不少作品力图摒弃建国以来创作中的公式化俗套，敢于触动社会敏感问题。沃尔夫的另一部小说《回忆克里斯塔·T》（1968）以第一人称回忆已故女友短暂的一生，表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龃龉。

70年代开始后，探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及依存关系的作品在题材发掘和形象塑造方面进一步深化。普伦



茨多夫(1934—2007)独出心裁,冠名以《青年W君的新烦恼》(1973)的剧本发表后同歌德当时一样,一举成名。一如歌德笔下的维特,青年工人W与环境格格不入,加之爱情失败、工作受挫,最后触电而亡。1976年,作家比尔曼(1936—)在联邦德国逗留期间被取消民主德国国籍。事发当日,十几位文坛名家联手愤起抗议,对现政的批评在日后的文学作品中留下痕迹。海因(1944—)的小说《陌生朋友》(1982)和《霍恩的结局》(1985)就提及苏军入侵东欧和斯大林主义在民主德国造成的后果。80年代中期苏联政坛的变化,更加速了民主德国作家中所谓“新思维”的形成。

70年代起民主德国文坛上的变化之一,是摆脱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努力,亦即改变文学创作必须服从明确性这一要求的愿望。一批主张“形象思维”的女作家有惊人的表现。战后民主德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清扫罪恶的渊藪。70年代中期,这类作品的发展继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二阶段后,进入第三个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批评的矛头已不只限于直指德国法西斯。沃尔夫的小说《童年的楷模》(1976)呼吁几百万法西斯的追随者进行历史和文化的反省。另有一些作家转向德国文化史,转向古典主义(比如歌德的某些作品)、特别是浪漫主义,寻觅新的素材。比如布鲁因(1926—)在让·保尔(1763—1825)处采撷,费曼(1922—1984)留意起霍夫曼,投身于童话世界。女作家马隆(1941—)的作品(1981)则提出环境污染问题,构成七八十年代丰富多彩的民主德国文学的另一道景观。

四 两德统一后的德国文学状况

1989年11月9日,象征分裂的柏林墙被众人推倒。

随着两德统一，两德文学史分写的历史终告结束。文学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见于一些前民主德国作家的作品中：隐约其辞渐少，自觉明豁增多，对前政体下道德政治、社会文化的“清理”首先惹人瞩目。但并非每个德国人都对突如其来的政治统一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些感受也见诸德拉威尔特（1956—）、罗森勒舍尔（1947—）等作家的作品中。

最后由政治家们因势利导而迅速促成的两德统一受到大多数作家的赞许，也遭到一些作家的诘问。沃尔夫这位以社会批评见长的前民主德国著名作家，讥弹统一是西德马克、旅游需要和消费欲望带来的结果。格拉斯一开始就对德国统一不以为然，他在十四行诗集中记录下了德国东部上空的社会阴霾，德国西部面临的环境恶化和失业加剧状况。特别是他1995年发表的“世纪之作”、长篇小说《说来话长》（又译《广阔的田野》）以讽刺的口吻，荒诞的笔调，审视统一的方式，批评统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清算前民主德国国安部工作人员的做法，对德国历史做了史诗性的回顾和反思。作品问世后褒贬毁誉，评价不一。持否定态度者尤其以为，小说主要不是通过人物塑造及命运描写再现史实，而是充斥长篇大论和抽象玄思。殊不知思辨力强于故事性，这正是德国长篇小说固有特征之一。不管怎样，格拉斯担心过热的民族主义会让人重蹈历史覆辙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再次显出德国作家具有传统的济世苦心，令人肃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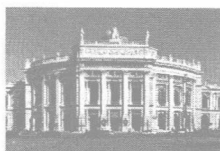
如果说德国统一对于原东德作家是个巨大的历史变故，那么对于原西德作家则是一个反思人生经历和德国历史的契机。在德国重新统一的时刻，本来就以反思文学著称的德国文学显得更加注重回顾历史、思索现在、警示未来的现实意义。这种思想在施林克（1944—）的《朗读者》（1995）、瓦尔泽的《进涌的流泉》（1998）



等著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之后，无论是原东德作家还是原西德作家都纷纷革新自己的美学意识，变换原来的写作格式，构建新的审美情趣，以期在新世纪的德语文坛有所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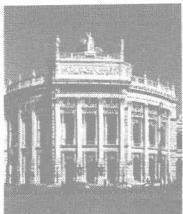
2009年，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1953—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德国批评界对该奖项是否实至名归仍有争议，但这一事件无疑彰显了德语文学在新世纪的无限活力。

卫茂平 胡一帆
2015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	(1)
《尼伯龙根之歌》.....	(2)
埃申巴赫的沃尔夫拉姆(约1170—1220)	
《帕尔齐伐尔》.....	(5)
施特里克(生卒年月不详)	
《阿米斯牧师笑话集》.....	(8)
《谷德伦之歌》.....	(10)
《梯尔·欧伦斯皮格尔》.....	(12)
《希尔德市民故事集》.....	(13)
布兰特(1457/1458—1521)	
《愚人船》.....	(15)
格里美豪森(约1622—1676)	
《痴儿西木传》.....	(18)
克洛卜施托克(1724—1803)	
《玫瑰花带》.....	(21)
莱辛(1729—1781)	
《萨拉·萨姆逊小姐》.....	(23)
《爱米丽娅·迦洛蒂》.....	(24)
《智者纳旦》.....	(26)
拉洛施(1731—1807)	
《施特恩海姆小姐的故事》.....	(29)
维兰德(1733—1813)	
《阿迦通的故事》.....	(31)



歌德 (1749—1832)

《少年维特之烦恼》..... (34)

《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 (35)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37)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39)

《亲和力》..... (42)

《陶里岛上的依菲几妮》..... (44)

《浮士德》..... (45)

伦茨 (1751—1792)

《家庭教师或私人教育的优点》..... (50)

席勒 (1759—1805)

《强盗》..... (52)

《阴谋与爱情》..... (54)

《唐·卡洛斯》..... (55)

《玛丽亚·斯图亚特》..... (56)

《奥尔良的姑娘》..... (58)

《威廉·退尔》..... (59)

让·保尔 (1763—1825)

《齐本克思》..... (62)

荷尔德林 (1770—1843)

《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 (66)

诺瓦利斯 (1772—1801)

《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 (69)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1772—1829)

《路清德》..... (72)

瓦肯罗德 (1773—1798)

《一个爱好艺术的僧侣的心曲哀诉》..... (74)

蒂克 (1773—1853)

《威廉·洛弗尔》..... (78)

《金发埃克贝尔特》..... (80)

《穿靴子的猫》..... (81)

霍夫曼 (1776—1822)

《魔鬼的长生汤》..... (84)